詩說

八

詩說卷第十二

信安劉　克　學

清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周頌三十一詩似皆樂章也三百篇雖皆可歌然周禮籥章所掌豳詩豳雅豳頌鄭氏謂皆在七月之詩詩亦分而三之此其被之金石者也若周頌之辭旨音韻具樂章矣當制作大備之時以其事奏其詩非特人歌之金石絲竹皆得而譜焉者也故頌之辭皆以簡直精誠爲主況清廟兩言時夏非爲樂章乎周頌之序與詩意不相異其樂工之所記歟商頌十二篇所存者五似亦是人之所歌非若周頌也吾夫子即周之樂章取而存之於詩使百世得以通習焉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容與成王祭祀之敬顯如書之丕顯哉文王謨承如書之丕承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秉文之德專言文王也於清廟之祀文武並列獨言秉文之德從其無二工也於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同[illegible]文王之[illegible]天同也

惟此二字所以尊文王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時非廟中之樂也中庸純亦不已所謂配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爲一文王即天也溢我者文王也收之者成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所謂收受休畢圖功攸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詩以天命名詩若謂周之興天實啓之是以生此文王而王業遂益隆也篤以行言其義似亦淺矣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廟曰清廟此詩又曰維清推本文王之聖專以清言其天得一以清乎文王之配于天惟此義足以當之禋祀以肇於祀文王呂成公之說窒矣似若此詩以成王爲主能緝熙文王之典肇始禋祀故迄周有成如武成之成所以爲周家之福

烈文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言燕諸侯之樂因其來助祭而燕享之而戒勑之辭有維王其崇之之辭王成王也烈烈者功烈也友邦諸侯宜有功烈以文者能致治也以二者待諸侯也以其來助祭故詩名以烈文爲辭卒以前王爲辭使之不忘繼序其皇之繼承循序以美前日之功於不可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詩人以作字名詩作興也興周於遷岐者雖大王也有天命焉實始翦商者天命也故以是詩尊歸之天繼言彼作矣岐者周之始遷此人之所作也當作此詩之時周又再遷矣故曰彼徂矣去岐而作豐矣成王之時在豐不在岐也毛鄭以夷爲易可也詩言大王及文王也文王未遷豐之時也觀孟子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文王亦以治岐聞於天下皆平夷之事也似若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有西夷大樸未散之風豈有代商之心哉尚有夷之行最為周之至德天自典之爾其事不出乎畎畝周家世篤之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是詩殆莫可知以為祀天地而不言天借曰尊事之至不敢指言又非及嚴恭寅畏與降福照臨之辭似君宗

祀文王之詩故言受命基命者也此非學者所敢臆也又若天下太平禮樂大備之際方作洛之時周召猶曰王厥有成命是作洛之時周家未敢以成命自居今言成命告成於神其在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其時蓋相近也惟欲其盡心於有當而後能安定也蓋畏天之篤不容自安之意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名詩之義何哉借曰祀文王似不應以己爲主也似若省牲養牲卜牲在滌三月之時所以致謹致嚴之意故以維羊維牛爲首辭也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刑文王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靖非以己當天之福惟福文王而爲之歆饗焉至敬之辭也故其名詩非以己能饗天將者猶未祭而致其敬也託諸文王以爲感格之本故卒章始言畏天而幸其可保若是則名詩之旨似亦近焉似不必謂頌皆爲樂章也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是詩似若兩章自明昭有周而後諸侯事也始之震疊以禮法繩之而非威武也是以櫜戢以明周之本心焉使諸侯尚德被之於時夏而後信人君之能保爾國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詩言其競有此武功也以執競專歸之武王明武王之有天下也烈大也[redacted]而武王所以成大功者在於受之上帝之所美也雖以功定天下其顯曰斤斤者皆德也書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謂武功本明德所致非以兵也此詩似燕諸侯受福於祀事之後故有醉飽之辭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氏引呂叔玉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穰穰簡簡來反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民生所以能立皆本於后稷爲之極焉極猶井幹屋之危也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生民之誕降嘉種而不及麥訓以字之從字爲義我疑豈別有義春秋書無麥苗傳言食新皆以麥爲重蓋成熟於萬物生育最足以濟民之饑乎所謂思文者猶堯之文思耶謚法以文爲尤大惟此詩與時邁爲周公所作

殆見二詩皆有時夏之辭爾然自清廟以來非周公不能有此詩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詩者以何辭識其爲諸侯乎詩辭無一字相近似也此止是飭周之臣工如遂人遂大夫縣正里宰之屬使之修稼穡之工事爾周家專以重農爲政若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歌豳雅擊土鼓樂田畯所歌之詩乎務農重穀是已來牟與思文同辭幾於祈穀矣[redacted]

[redacted]此詩亦猶今世之勸農故有命我衆人之辭苦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是以如此誨諄也再用嗟嗟之辭先言臣工又言保介皆教之意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當太平盛時縱非樂章亦非歎所也後世如元結作中

興頌言祿山之禮首亦曰噫嘻前朝則可也豈後世以此二字若後世嗟嘆之辭遂以此釋之爾歎有二有歎美之辭此非嗟嗟臣工之比也名詩之義莫可知巳似恐是古今語音不同詳此詩是登進其民勸以耕耨之詩噫嘻若呴煦其民之意周王與其民相唯諾故有是辭言成周之王甚親妮爾民也昭假固當如夆氏之言也如不泥其辭以詩意涵泳之迨是昭臨爾民登進而告之使爾農相率協力以興於農無此疆彼界爾

振鷺

振鷺鳥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詩之所歌爲燕歟抑爲助祭歟助祭在周廟無所用詩也若燕二王之後享有遺矣是詩與有客同宜別而二之也豈有客所以尊微子歟代殺後二王又爲誰之後哉其陳杞乎是三恪也商之子孫聖人不臣其先代之後故亦以我客爲言彼此猶稱殷士也不奪其念商之本心也在彼在此位有所別無惡無斁則一之矣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曰在周之庭序曰合乎祖夫合大樂於祖廟而奏之
在周之庭肄習之所也奏既備則必在宗廟之中先祖
是聽矣使瞽者在周之庭爲宗廟之重也此名詩之旨
與特合祖之辭義亦窒

潛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詩以潛與漆沮並言潛亦水名也毛氏訓潛爲糝孔援
孫炎謂積柴養魚就有考據昌爲與漆沮並言按禹貢
導渭會灃過漆沮入于河梁州之地沱潛既道又云浮
潛逾沔入于渭亂于河則潛水固與渭相通亦與漆沮
相近安知詩人謂潛有多魚非潛之水乎似不必從而

為積柴之說也且於辭爲順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旣右烈考亦右文母

魯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雝雝在廟門外之容故曰至止肅肅則有來爲未至矣聖人之取義皆取其末用誠之積爾如易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不得以旣薦爲義所以然者禘若祭之尤大者尤貴其誠之至重之於廟門之外不特在廟也亦猶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豈特於施其敬而後以爲言也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味詩之辭亦有始見于武王廟之旨何爲而始見乎蓋武王之克商實君而去之庶商諸侯臣服于商若宣未朝于周也自大誥黜商之後天下一統庶商諸侯同於

作洛見士于周固宜始見于周廟而名以載見也其頌
覲于周求所以爲典章者而奉承之嗣王乃率諸侯以
見祖廟自烈文辟公以下若前者烈文辟公之詩同所
以待之者如友邦諸侯亦以烈文辟公爲辭見周之待
之者無間於異代也所謂昭文章者明於淵歷順少長
別威儀也亦書同文之義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
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微子有盛德爲三仁之首書著以名篇惟微子一人是
以不■於振鷺而專有是詩焉有客之辭于再于三不
曰我客者作賓于王家者也特淫威二字詩書所無若
非成周君臣之語如以微子有盛德之容威如鳳凰之
威意甚純直以敦琢其旅言之則其威容盛美歎又若
聖人之旨自有深遠而不自滿者武王之克商也本無
取之之心是以立武庚而去之使歷商之諸侯自往朝
服焉迨武庚以三監叛將以讎周長亂無已將浸淫波

蕩周公用師作大誥以黜殷使歸於一統然後以微子代殷後天下始盡爲周甚非文武周公之本心故常懷不滿焉故於告微子之辭自謂黜殷之舉爲用威之過亦宜然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大武武王之樂也異於文王矣周之樂不敢以文王爲名乃謂其本於武王也他詩皆言本於文王此詩獨言本於武王不滿者也蓋與前詩既有淫威之辭同旨所欲自著其過用之失以彰文武之本心且明其不容已之勢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此固以武之未盡善爲周不滿當以名樂之詩見文武周公至德之所以爲大歟觀書至此安得不三歎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言是成王始除武王之喪而朝于祖廟者也自視眇躬之可悶而出繼大統故思慕武王而念文王若祖考陟降之在其戶庭也皇王宜以文王有聲之辭爲據成王纂繼其序而不敢忘也始見祖廟故不應他及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成王初即政始見祖廟不敢自安是以有訪落小毖之詩以資諸故老大臣也落亦有始之意言率循武王之道其道之悠遠艾猶已也猶未知所終也將予就之若以我就此則又有泮渙之勢此所謂多難也庭皆以直爲訓可也然紹庭若繼承於家庭上下陟降厥家非家庭而何如在武王之側見堯於羹美墻之意宜以武王之休而保明我身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與小毖似若君臣燕樂之詩敬之則臣之戒君小
毖則君之資臣也羣臣以天道可畏陟降不違常臨
臨維予小子者故老指成王而言謂其聰明不開則莫
能敬也惟學問以開明之故必大有所肩任示我以至
顯之德則足以當天所監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毖以謹慎爲義經所同也似不應以小爲言成王即政
之初未嘗更事自以我不足以任天下也其所謹毖者
甚微非若老成世臣能敬謹天命也詩謂有所懲創而
後毖則亦未大也荓亦猶相當之意特無援證爾李所
引荓去不遠甚切然皆若擾亂之狀蜂無可使之理莫
以我撓擾蜂聚而致其所螫也桃蟲如訓箋可也是以
小力而任大也故有未堪多難之辭詩之蓼皆以辛苦
爲義謝宣遠詩取肇允飜飛爲實義固非可以經律之

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皆言農事而獨以芟名詩披荊棘草萊以立田畝之意周頌惟此為最詳首末若七月之詩特不及時令耳似若不可以為樂章豈天子躬耕時所歌以祭而或被金石乎與良耜皆相似是以繼列之焉

良耜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詩次第甚明自耕種至耘耔茂至實實自穫至積旹田
畯之樂乎

絲衣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
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李迂仲援引詳備詩記大抵因之如此詩之削去高子
之辭其於明經得矣故不容不併削李之辨後學亦當
知此之義所以有此辭者其大較或若是耳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以詩序求之若既成大武之樂未用之郊廟朝廷之所
肄習閱試者耶以卒章之句求之橫渠謂周公既沒成
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者似有此義也允師亦猶洛誥
作周孚先之意然亦無養天下之辭詩記併此辭削之
誠有見矣遵養時晦似若文王此詩爲武王言何也泰
誓十有一年會于孟津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師渡孟
津孔子以一月戊午書之明周之正朔如此此旹時純

熙矣之謂至于權及成王乃有我龍受之辭以信於天下後世

桓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據詩序則桓為二義詩辭止以桓為武之威爾何以言志哉用武之威不徒禁暴止戈能致天心之格豐年之應猶君奭之書所謂昭武王丕單稱德此所以為武之威也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其封國之詩歟其因嘗論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遂據以為此序耶抑兼錫命羣臣以為言也詩凡兩繹思宜相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為可繹也惟在侯國武王伐殷非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也受命于周宜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為言況當時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見於左傳

祝子魚之言抑當時諸侯會伐周因其舊而封之若柳
子厚封建之說故於周廟册命之耶方與天下惟公豈
以伐紂之功而封之哉亦非示天下以惟新之道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
之對時周之命

望祀山川皆以周為之言謂禮以國行者也示周之一
統天下也書之武成告于名山大川曰俾濟兆民無作
神羞故勝殷之後致報於神耶特名詩之義則莫可知

以般樂為訓因為近之似非聖賢處心之道況傳之樂
章乎按易屯之初九剛柔始交爻辭乃曰盤桓利居貞
利建侯武王勝殷之初巡行方岳遂依以起義其巡守
望秩以觀民風盤旋雍容於撫萬邦延侯甸之意乎姑
存之以俟知者

魯頌

魯自伯禽至于定哀凡二十五世其間豈無賢侯惠公
之先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王命為侯伯在位二十有
七年然則伯禽孝公未嘗有頌也僖公非有加於二祖

也而頌聲迭作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按左氏傳
行父卒於襄公之五年初不以壽聞姑以上壽七十歲
準之遡其日月當僖公薨之年纔十有餘歲乃能舉自
古未有之典請于天子出於諸卿之右而又以賢勸於
王朝也耶此序者之妄也閟之詩辭卒章曰奚斯所作
以左氏閔二年共仲之死由於奚斯請命不獲而哭以
逼之者也謂其作閟宮可也然詩之上下文皆言木工
之事豈匠氏之名字與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準
閟宮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盖綿之詩所不敢及也作是詩者其幾於雅矣吾夫子
所裁正非其實有所見深中於理則必删之矣學詩者
不容以臆見為準者其皆出於史克之筆與否及以駉
為頌之首其義安在閟宮之殿於魯頌何說皆當深思
而詳求之也閟宮泮水借曰用民力以時不書於春秋
三十三年間乃無一辭見於左氏之傳亦所不可解即
詩以求詩儻能知其詩之旨而不以序亂焉其庶幾於
羣儒多矣又安可以過求哉按書序言淮夷之叛最多
凡書伐者皆不再見淮夷之叛自成王之位云去其末年

伐管蔡之後惟蔡仲率德改行而再封之管叔武庚之
祚絶矣淮夷之伐在封蔡之後成王四征時已滅之矣
是又一淮夷也故周官之序以滅淮夷書之于時周公
成王皆在位也竊意淮夷之叛而據周公之封土至滅
淮夷而復之是之謂復周公之宇也自僖公至昭公四
年會于申而淮夷與焉蓋與於中國之會矣序詩者止
聞僖公之賢遂歸美之而非指實也若然則服淮夷伯
禽之功在未滅淮夷之前甚明

駉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
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
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
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
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以駉爲首今是詩特以馬之富夸之耳不及僖公
之美也惟斷句言其思耳思羨辭也美果安在乎魯自
莊閔以來不以德稱二公閨闥不修幾亡國禍幾及

身序詩者之妄亦猶謂文姜齊女賢而不取而無大國之助同一繆耳此四詩之辭旨甚類小雅後世耳目所聞但謂僖公之賢非莊閔以下所及而魯先公之詩悉舉而歸之於僖況頌辭多言富強之盛亦非魯之叔世所宜有也借曰有之曾不少見於春秋之經傳而漫以虛辭夸之何哉駉之辭斷句曰思馬斯才思馬斯作思馬斯徂大抵言其蕃庶耳有駜之名詩亦同意詳味其旨又似周之盛際不但以蕃庶為言而已又按左氏傳僖公立之五年齊威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鄭之

位自是大盟會僖公皆與焉二十餘年大叔之亂晉文逆王而殺大叔再朝于王所者僖公也然則魯僖公於襄王首末之功如此可以作頌使果有請天子亦將許之矣當僖公之在位也齊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內其君再弒哀姜見殺僖公以賢聞於諸侯力足討亂成哀姜之終其閔兩見書於經穀梁謂其有志於民享國最久其敗莒滅項入杞取濟西田不但從威文於會伐而已若似富強倔強於諸夏者而不見於詩何耶據閟宮詩辭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侯錫之山川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初封
國之辭此必在成王末征弗庭之前周官之書未作淮
夷未臧也安有在僖公時魯建國數百年始作此辭哉
考之春秋魯昭四年夏楚淮夷十三國會于申其秋楚
淮夷伐吳則淮夷爲楚之與國矣于時吳正強乃從楚
往伐蓋能爲國而又少強矣當僖公之十三年桓公會
諸侯于鹹左氏謂淮夷病杞故然則僖公之淮夷非徐
戎並興之淮夷也但能病杞非能爲魯病也至昭公時

列於楚之會又佐楚伐吳大抵非向之淮夷明矣抑淮
之山谷其民自爲聚落禹書之作時九州之不馴化者
皆以夷目之矣

有駜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
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此詩復以馬言之何歟繼駉而爲義也猶駉也自魯僖誠心之積至於育物之盛則立國之道著矣公之厚其臣如馬之蕃富也臣之事其君如鷺之潔白也然後可以燕樂言也首章曰在公明明二章曰在公飲酒三章則燕矣詩之始以勤而終以樂者惟魯君爾豈非勤敏之所積歟是以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有感於天也曰有穀貽孫子言其澤乎人也斯所以爲頌歟殆幾於小雅之時焉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

矣其蒐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教化先務也二詩之後乃及焉以其身言之則施諸人
者爲可後矣夫以士之游於泮水而樂之焉則教已形
於人心矣前三章皆以薄采爲辭其幾與風乎舞雩詠
而歸同意一章言其情也二章言其化也三章言其立
國之勢也自是而後專以頌魯爲辭四章以德五章以
功六章人才之盛七章武備之脩八章以淮夷之功歸
之泮宮也周室淮夷之梗魯自伯禽始封以淮夷徐戎
並興東郊爲之不開伯禽克淮夷雖不經見此章乃詳
之八章之言淮夷者四終於獻琛則始不爲患其猶文
王之伐崇退修教而遂降耶若僖公時何嘗有淮夷之
寇其出師成功春秋安得而削之此詩稱魯侯亦指魯
之先公之辭是詩或魯之先公之頌序妄指爲僖公爾
味其辭旨既克淮夷豈頌禱也古之爲國者凡民之事
皆起於井田凡在國之事皆起於學校學校者群其國
之士以共謀吾國之政事也是以泮水之詩魯之政事

兵戎比旨在焉四詩之辭皆與大小雅相近伯禽之詩可
知也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
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
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
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是詩爲廟姜嫄而作顯然也姜嫄高辛氏世妃也是生
后稷周之郊祀后稷常典不可紊故於魯立姜嫄廟所
謂閟宮者未可盡信也禮記謂賜之以重祭者祭姜嫄
爾魯之有閟宮非可以常禮言也以常禮言之妃后稷之
母顧可降而用諸侯之禮樂乎魯之用天子禮樂重祭
而已併用之於周公之廟則魯禮之未失也是以吾夫
子譏禘郊而於周無譏焉果如成王賜之則仲尼未嘗
有譏之之微言也魯之浸失其本者不知禮爾魯不可
以二王後爲準也魯之所以郊者仲春祈穀之郊非報
本之郊也惟宣三年成七年僭用建子月若襄公七年

十一年皆用四月祈穀之郊也仲尼旣殁諸儒之議雜然而起自以爲明禮之大分而不悟其知之未審也且魯之所以得頌者閟宮也故是詩王道之統紀立國之本原皆在焉其不尊爲魯甚明廟在於魯而不廟於周然則頌不得爲周作亦不得列於周頌吾夫子繫之於魯而不以爲魯頌之首者明其非魯事也凡頌者皆頌一代之美非爲一人頌也如駉泮水有駜安知其非魯之先公乎伐淮夷荒徐宅豈僖公之事說者亦妄以爲僖公皆由序詩者誤之也又如膺戎狄懲荊舒孟子

明以爲周公說者尚演而屬之僖公詩序之誤後學大抵如此自后稷封邰之後至不窋失國矣自公劉遷豳而後周始基其樂歌豳籥豳雅豳頌周公之七月召公之公劉非不推言其本今周頌無一語及焉禮之大典萬世共由不得而干也以姜嫄廟之於魯以閟宮不首於魯頌皆吾夫子用道之大君子思所謂道之隆汙無所失道者也一章廟姜嫄之本始也二章周之所以興也三章魯公之封異於他國者也四章魯之所以承周公之澤也壽胥與試猶言壽作朋試其力之進退也五

章魯之所以爲國如四履之境也淮夷來同者同於伯
禽伐淮夷之日也六章之保有其國七章期魯侯之福
此二章其爲魯公言之歟臣子之於君自宜爾無溢美
也無諛辭也爲卒章新閟宮張本爾若使僖公旣修魯
廟至文公十三年而大室之屋何爲遽壞也哉然詩人
之爲此詩其果出於史克乎以其詩辭言之發明裕義
亦非史氏之所能及如以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無
貳無虞上帝臨女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有特見幾於
周公衛武公之辭使魯之史能爲此詩他無一辭見於

魯國何也吾夫子亦未嘗少旌別之蓋詩人之辭其等
甚高聖人以其義理所出不但謂之良史而已況武王
謂先生建邦啓土指后稷而言是周之追王已久至擧
師類禡告名山大川之時稱王素矣大王之仁聲仁聞
誠足以肇基王迹天監代商莫若周自是之後商無賢
王以微子之聖又不克立詩人不以伐商本之武王而
以翦商本之大王不以翦商言之周頌而以翦商繫之
魯頌此廟美嫄之旨也易於隨之上六曰王用亨于西
山於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人心之所以隨王業之

所升皆本大王言之凡此皆斷自聖心非他人所能與
也

商頌

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謂正考甫得商頌似未可盡信豈謂正考父爲先聖之祖所以推本之歟然則那爲商頌之首何也抑詁諸正考父乎那之名詩莫可知也訓以多爲美義其果然乎似若濩樂之助音耶若是詞之比而始末異爾其詩亦簡直比周頌則小樂大抵皆樂事其於立國紀德不在此詩也且其制樂以置鼓爲殼制詩亦以鼓發其義乃曰依我磬聲其所主者其以殼爲重歟以鼓爲重歟虞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聖之所自執者也似若樂之主於磬者常法也以那名詩首曰置我鞉鼓奏鼓簡簡又曰鞉鼓淵淵又曰庸鼓有斁然則濩樂以鞉鼓

爲重審叅且依磬聲者樂之常法靴鼓者商樂之制與詩辭則以鼓與管依磬而不以磬依鼓也鼓磬之可並奏也卒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與烈祖祀中宗之詩同固不必言然則是詩二言湯孫其在太甲之朝若在湯則未有此詩也抑外丙仲壬之際至太甲乃有禮樂之制而思成若後世之廟號耶鄭氏於思成二字發之甚詳且援記以爲證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是詩與那皆以烈祖爲言特此詩以烈祖發語爾二詩皆言烈祖前詩爲成湯此詩爲中宗遠異其人何哉祖之與宗廟號不可紊也大戊爲商之中宗祖有功而宗有德今以中宗爲烈祖是混之也玄鳥之言祀高宗鄭氏謂肇域彼四海般受命咸宜且豈所以稱武丁者哉序

詩者旣以那爲祀成湯故於中宗髙宗各繫以詩不附其合與否也周公之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本其桑穀之祥爲敬德之本其德之大未有加焉是以爲商之中宗詩畧無此意則失其大者矣要是商頌皆商世所作之樂歌祭於商廟者也惟玄鳥若武丁之後繼世之時所作爾似是總頌一代之美與立國之意世守之德非可專歸之一人儻若商頌十二篇皆存序詩者皆得以徧及後世學者皆得以傅會之矣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詩皆朝諸侯之事其追言成湯固宜然世特以玄鳥名詩推本於契其必有深旨玄鳥之生育惟訓詁謂玄鳥至而生契其說甚正蓋玄鳥巢於人之室不在野也因其至之時而契始生或羣至而

爲祥乎是鳥也最爲知時唐詩人謂戊曰燕重來以仲
春之戊而至以秋之戊而去焉鴻鴈相避始至而農事
起既去而農功休農事國之本也烈祖之詩有豐年穰
穰之辭不但是周以農爲重也故以玄鳥名歟今詳詩
旨專以疆土爲言曰殷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
有曰龍旂十乘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詩意自小乙之
時商業中微自仲丁以來九世爭立諸侯不朝盤庚之
後商復衰焉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復湯之舊疆土遂一
故詩人推本於商之始興故曰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一詩之辭專言諸侯而不他及也鄭氏謂武丁因雉雊
而脩德殷道復興然則詩以玄鳥名篇推本於契武丁
以雉雊復興而朝諸侯皆以類求興國之禎祥也歟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貟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
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
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
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宗廟之制不同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五年一
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爾雅云大祭者禘夏正郊天
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周宗廟之制五年
一禘殷制其亦然乎序[illegible]者所謂大禘者用周制耶殷

制亦如之耶序國異可並也然禘其祖之所自出推言
生契之始僅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詩名以長
發者謂長發其祥在此而已其間有禹敷洪水之辭自
古之言疆土者鮮有不推本於禹者也詩人原其興之
之時以疆土爲言二章謂契之敷教達乎天下相土繼
之相土因陶唐之火正閼伯居商丘而祀大火相土因
之者也至湯而天命歸焉詩辭直曰小國大國與四五
言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其異文耶抑各有旨也四章五
章皆以受小受大爲旨皆諸侯也要是形容湯之得諸

侯誕告萬方之意四章湯之待諸侯五章諸侯之安於湯也六章始言伐夏之前諸侯之歸已者若是其衆歟孟子謂湯征自葛始得諸侯之盛惟此詩見之若在書則伐夏之後誕告萬方耳似若湯已受命誥萬方之後推本肇造至於伐桀而天命定矣卒章止爲商之興由於伊尹伊尹天之所畀以他書觀之湯之革命悉出於伊尹一詩之辭皆推明王業之始興與成湯之肇造終歸於伊尹之佐命也其合祭之時推明王業以享其祖廟乎姑據詩辭以玩其義可也商之歌詩惟見於此非若周詩之盛也

殷武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以國名未有前此者謂頌高宗似不應以武丁專一代之事按書自盤庚遷于殷自此以前皆稱商此以後始稱殷然則以殷武名詩其在盤庚之後歟後世思高宗中興之功而詩以頌之謂朝諸侯有天下武丁之功故以殷武名詩詩中猶指商爲言不以武丁專美于商商者自成湯至于帝乙者也武丁中興在詩曰伐荆楚在易曰伐鬼方武功始此商頌推尊先代之功皆以武言曰武湯曰武王以武名詩其爲卒章寢廟發歟荆州在江漢間疆域廣矣楚自周始封熊繹爲國以其地考之三苗所居之地也當時雖未必爲叛國其不朝事于殷而徃伐之焉故二章以氐羌律之三章之後一統之勢也以稼穡爲歲事所以重農猶有虞咨十二牧食哉惟時之義歟

詩說卷第十二終

吳郡錢同愛藏書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　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繫於末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集　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己說與書說對刋仍錄全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

進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　坦百拜書于直舍

李徽宋刻詩說首冊又抄本第二卷并寫樣計
四十五頁是卷傳寫多有誤處玩其文義頗不
可信者已加改正餘從闕疑恐訛字當多也尾頁
似可不必寫樣誤書或時於後跋中采入
高明以為然否歲闌雨雪不及趨晤有續寫書
冊不材　捡付一二本以便斟酌挍算順頌
春祺　不一　弟得安　敬上
閬仙西先生

東平　中秋二日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説/〔宋〕劉克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39-X

Ⅰ.詩…　Ⅱ.劉…　Ⅲ.詩經—註釋　Ⅳ.I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7251號

ISBN 7-5013-2039-X
9 787501 320394 >

書名　詩説（全八冊）
著者　〔宋〕劉克　撰
出版 发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印刷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七四
版次　二〇〇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39-X/K·500
定價　一七八〇圓